

不大可能的朋友：基根和崔弗

「在我們的友誼中，我們創造了一個沒有批判的氛圍，或只限於『輕描淡寫的批評』。」在這一系系列採訪中，來自世界不同地區的兩位朋友談論他們是如何相遇的、彼此看重的什麼，以及他們如何克服了分歧的意見。

2023年10月14日

基根Keagan Chad和崔弗Trevor Mofokeng 是位於南非伊麗莎白港，曼德拉大學的理科學生。

你們兩位是怎麼認識的？

崔弗：我們在一起上課後，透過一個共同的朋友認識了基根。

基根：沒錯。在一次演講後，我遇到了當時我唯一認識的同學，她站在崔弗和其他一些我現在稱為朋友的人旁邊。我們都站在大樓外面聊了幾分鐘，那是我第一次和崔弗說話。

崔弗：我們只有幾個人，大概五個吧。我們在幾個話題之間輕鬆的聊著，我記得最後我們都彼此握手，並宣布我們今後要成為朋友，這是我們一直遵守到今天的隨機承諾。

是什麼讓你們成為不大可能的朋友？

基根：我們的種族無疑讓我們成為了不尋常的朋友。

崔弗：基根是白人，我是黑人。伊麗莎白港是南非的一部分，在那裡種族問題雖然不是生活的重要因素，但在大學環境中，仍然是個揮之不去的背景因素，學生們傾向於根據自己喜歡的原因和種族，很自然的進行分組，基根和我恰好違背了這個因素。

基根：我認為自己是無神論者，而崔弗則是基督徒。我從他那裡學到了很多關於宗教的知識，他還向我介紹了一些宗教性行為，比如禁食。

你們經常談論你們的不同之處嗎？

崔弗：我們無所不談。我們沒有刻意地討論我們看法分歧的話題，而是很自然地溜進我們的對話。當這些對話發生時，往往會持續一段時間，接著因缺乏資訊、或開始新話題而消失。

基根：跟崔弗談論敏感的話題很容易，因為他不會輕易地感到冒犯。有些人則會認為我問他關於宗教的問

題，似乎是在攻擊他的信仰，但他試著合乎邏輯地回答它們。

你能告訴我，你與崔弗分享你們的信仰的經驗嗎？

基根：我記得有一次我們談到關於自衛、罪惡和報復的有趣話題。我們和其他幾個朋友共進午餐。我們一致認為，在發生襲擊的情況下，為了保護所愛的人，自衛是可以接受的。但崔弗說，事後再報復是錯誤的，因為這種報復是有罪的。我的回答是，我的主要動機是為我所愛的人報仇，因為我並不虧欠更高權力任何東西。崔弗根據一些涉及罪惡、來世及其背景的知識，解釋我們行為的後果。關於那個分歧，我們從未解決，因為談話被打斷了。

你認為你們的友誼讓你們成為更好的人嗎？

基根：當然。我學會如何與新朋友互動，而在以前，對我來說是很件難事。

崔弗：基根教會了我一些有用的社交技巧，拓寬了我的知識面，讓我知道如何處理某些話題，以及如何就親密的事情提出建議。我相信這些已經讓我成為了一個更好的朋友。

很有趣。你能舉例說明你從基根那裡學到的技能嗎？

崔弗：作為一名科學家，我有很多無神論朋友，包括基根。有一次與他談話，幾乎成為我與其他無神論朋友，或其他信仰者談話的參考基點。那時我們通過Discord電話在聊天，他提到一些科學家或無神論者很難相信有更高力量的存在，因為他們恐懼會有超越人類的存在，他們想要掌控世上一切。他的這種洞察力，幫助我跟他人的談話更有成效，並且幫我為了避免冒犯他人，我謹慎的選擇自己的措辭。

你們顯然尊重彼此的觀點。

基根：是的，我們會。當我們談論宗教時，我會告訴他我的觀點和信仰，他會回應或承認。雖然我從他那裡學到了很多關於宗教的知識，但我仍然堅持我作為無神論者的信仰。

崔弗：我們都會從別人那裡得到很多的批評。所以在我們的友誼中，我們創造了一個沒有批判的氛圍，或只限於「輕描淡寫的批評」。這讓我和他在一起時完全放鬆。

怎麼辦到的？

崔弗：他是位很好的聆聽者，很容易讓人敞開心扉的人，他的思想非常開放、輕鬆，所以我們之間的談話聽起來永遠不會過於沉重。我們還向對方敞開隱私或個人的事情，這是很多年輕人做不到的。

你會給其他想要建立像你們兩一樣深厚友誼的年輕人甚麼建議？

基根：我想說的是，告訴別人什麼讓你感到焦慮，總比繼續獨自承擔重擔要容易得多。我們經常談論我們在生活中面臨的壓力，例如大學的工作。我們對通常難以談論的個人經歷也持開放的態度。很多談話都讓我們鬆了一口氣。

pdf | document generated automatically
from <https://opusdei.org/zht/article/Bu-Da-Ke-Neng-De-Peng-You-Ji-Gen-He-Cui-Fu/> (2026年2月4日)